



【译评】 王立民

吉林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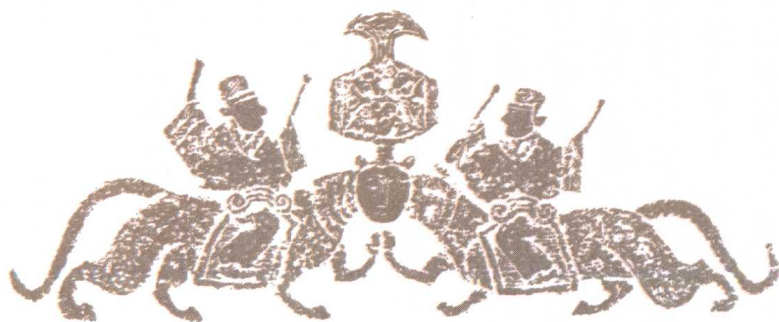


◎ 国文珍品文库 ◎

孟子

孟子 著
王立民 译评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子/(战国)孟轲著;王立民译评.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1

(双色版国文珍品文库)

ISBN 7-80626-943-6

I.孟... II.①孟...②王... III.①儒家②孟子-译文
③孟子-研究 IV.B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2666 号

Mengzi
孟子

王立民 译评

责任编辑:王尔立

封面设计:马力恒久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3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印数:1-10 000 册	定价:18.00 元	
ISBN 7-80626-943-6/1·242			



序

在中国，“孟母三迁”、“孟母断机杼”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这位有远见的母亲真是没有白费心思，她的儿子孟轲终于在中国历史上久享盛誉，与儒学始祖孔子一道被称为“孔孟”，孟子本人也被尊为“亚圣”。在这部近三万五千字的著作中，作者构建了完整、庞大的孟学体系。千百年来，无数学者把这一庞大的学说体系条分缕析，或以注疏、章旨形式，或以旁通、体认等名目，指出孟学所蕴含的价值。总起来看，《孟子》七篇是中国古代政治学、伦理学、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乃至美学的经典，堪称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而这部百科全书立论的根本点则是孟子的人性善观点，作为孟学核心的仁政思想也是由此而阐发出来的。全书讨论的内容无一不围绕着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一句话，无不围绕着人和人类社会。其立论之精深、涉及学科之广，称得上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古代人学的百科全书。

关于人性 善是人类理性追求、探索的三大永恒主题之一。人性是善是恶，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为众多思想家争论不休的问题。自孔子首次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论断后，比孟子稍后的荀子、告子等人先后提出“性恶”论，“性无善无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论等。孟子在与告子的论辩中提出了“人性善”的观点，指出人性是区别于动物之性的人类独有的特殊本性，具有天生的善性。孟子把人性善分为密切相联的三个层次，即“四心”、“四端”、“四德”。由“人皆有之”的“不忍之心”或“恻隐之心”这一根本点，推论出人皆有“另





外”、“三心”、“三德”。性善不仅是人所特有的,而且是必然的,所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性善说既明确了人与禽兽的区分,高扬了人的本质的特殊性,又不排除后天教育的作用。只有经过学习、教育,才能克服外界事物对善性的干扰,从而保有并发挥善性。通过学习、教育等修养过程,“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一命题激励、吸引无数人在理性、道德良知上孜孜以求。

关于人伦 孟子提出了“人伦”说,即“五伦”说。人伦,即人之伦,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内在结构或次序。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孟子认为这五种关系就是人类社会各种人际关系的概括,其中的君臣关系、朋友关系属于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另外三种属家庭中的人际关系。他认为理想的人际关系应当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和自己的权利、地位、责任、义务等相适合。这种人际关系是对有史以来人际关系的概括、总结,其中提倡的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尽职尽责、辅佐君王,以及平等相待、以诚交友等原则,由于贯穿其中的核心精神是善,所以不仅在中国古代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且一直影响到现在。追求以善为基础的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成为人们的共识,对社会风气的净化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

关于人道 这里的人道即为人之道,包含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在孟子看来,“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既如此,不论高高在上的君王,还是地位低下的士人,都必须遵守为人之道,否则便与禽兽无别。作为君王,首先要仿效古代圣王,推己及人,施恩于民,行仁政,保障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反对不义战争;对待士人的态度,要符合“君臣有义”的准则,



做到平等、尊重、真诚、信任。作为士人，应把辅佐君王行仁政作为主要目标，不为官而做官；在与君王交往中，保持自己的操守，不卑不亢，做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在君臣之道方面，孟子把君道看得比君权重要，他发展了孔子的君臣关系说，进一步强调君臣关系的相互性，甚至提出了“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或废易，或离去”，乃至可以诛杀暴君，而没有愚忠的成分。这种思想直接培育了中国古代士人的“犯颜直谏”传统，对暴君的产生和暴政的出现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关于人格 孟子对人格的论述是最精采的。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以及视富贵利禄如浮云等主张，从人性善的命题出发，从物质生活待遇、人际关系和精神生活三大方面，就士人的人格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论断。在物质生活待遇上，士人应该得到食物等生活资料，他们直接为君王效力，为社会服务，贡献要比耕田种地大得多，获得物质利益理所当然。但士人又不能仅仅根据俸禄的多少而决定做官与否，更不能被收买。在人际关系方面，主要是处理与君王的关系，既要辅佐君王行仁政，实现自己的理想，又不曲意逢迎君王，做到合则留，不合则去（详见前面君臣之道部分）。在精神生活方面，孟子主张，士人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处境，都应保持自己的气节和独立人格。为此，士人必须有向善的追求，尽可能地把本性的善发挥出来，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必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并为实现善的理想而不懈努力，做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独立不屈的意志做保证。孟子提出了士人的理想人格，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并把具有这种人格的士人称





做“大丈夫”。自孟子以后,大丈夫这一理想人格一方面向继续作为道德原则激励士人不为名利地位所引诱而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孜孜以求;一方面则向舍生取义的方向演化,连同那种“浩然之气”,进而发展成为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精神遗产的一部分。

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孟子学说不可能是毫无缺陷的。其人性善的观点及建立在此观点基础上的许多立论,总的说来都是理想化的,有些在任何社会都难以实现。但是孟子毕竟是第一个高扬了人的特殊本质善性的人,所以他的人性主张具有永恒的价值,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人类继续探索人自身,都具有启发意义,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目 录

梁惠王章句	上	(共七章)	(1)
梁惠王章句	下	(共十六章)	(7)
公孙丑章句	上	(共九章)	(38)
公孙丑章句	下	(共十四章)	(56)
滕文公章句	上	(共五章)	(73)
滕文公章句	下	(共十章)	(88)
离娄章句	上	(共二十八章)	(104)
离娄章句	下	(共三十三章)	(124)
万章章句	上	(共九章)	(145)
万章章句	下	(共九章)	(161)
告子章句	上	(共二十章)	(177)
告子章句	下	(共十六章)	(196)
尽心章句	上	(共四十六章)	(215)
尽心章句	下	(共三十八章)	(240)





梁惠王章句上(共七章)

孟

子

孟

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译文

孟

子谒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赶来见我，定会有对我国有利的好办法吧？”孟子回答说：“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只讲仁和义就够了嘛。大王口口声声说‘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口口声声说‘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封地’，士人和百姓口口声声说‘怎样才有利于我自己’，这样，上上下下都这样相互追逐，争夺私利，国家就危险了。在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犯上杀死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犯上杀死国君的，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万辆兵车中就占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中就占有一百辆，这些大夫所获得不能说的不多的。可是如果他们都将个人私利放在首位，反而把公义放在其次，那么这些人不把国君的所有全部夺走是不会满足的。从来就没有讲求仁爱而遗弃父母的人，也从来就没有讲求道义而怠





慢自己国君的人。因此，大王您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

二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正站在池塘边，看着那些奔跑飞翔着的鸿雁麋鹿，问道：“有德行的人也爱享受这种乐趣吗？”孟子回答说：“只有先成为品德高尚的人，然后才能够享受到这种乐趣；没有高尚品德的人，就是有这种景象，也是享受不到快乐的。《诗经·大雅·灵台》里说：‘开始计划建灵台的时候，文王巧作安排，百姓齐心协力努力干，灵台很快落成。文王说不要心急，可老百姓却干得更卖力。文王游览到鹿苑中，见到母鹿安卧草丛中，油光肥美，白色的羽毛洁净秀丽。文王游览到灵沼，看到满池子的鱼儿欢蹦乱跳。’文王运用民力修建高台深池，而百姓却非常高兴，把高台称为‘灵台’，把深池称为‘灵沼’，还为那里有麋鹿鱼鳖而高兴。古代有德行的人与百姓同乐，所以能够获得真正快乐。《尚书·汤誓》中说：‘你这毒日头啊，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

子



3

什么时候才能灭亡?我们不能忍受了,情愿与你一起灭亡。’夏桀这样没有德行的一国之王,百姓痛恨他到与他同归于尽的程度,那他即使有了高台深池,奇禽异兽,又怎能独自享受呢?”

三

梁

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译文◎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梁

惠王对孟子说：“我治理国家，算是尽心了吧。河内地方发生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灾民迁移到没有发生饥荒的河东去，并把河东的粮食调拨一些到河内。如果河东地方发生饥荒，也如此办理。我仔细研究过邻国的政治，发现邻国君主没有像我这样为百姓费心尽力的，可是邻国的人口却没有减少，我国的百姓也没有增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孟子回答说：“大王您喜好打仗，就让我用打仗来打比方吧。战鼓已经咚咚地擂响，双方刀枪锋芒相撞，战败的士兵就丢下盔甲倒拖着兵器逃跑，有的向后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只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如果那些向后跑了五十步的士兵嘲笑跑了一百步的人，这事儿您怎么看呢？”惠王说：“不可以。他们只不过是没跑一百步罢了，但这也是逃跑啊！”孟子说：“大王如果知道这个道理，那就不应该指望您的百姓比邻国多了。如果不误农时，那么粮食就会多得吃不完；如果不用太细太密的网到池塘里捕鱼，那么鱼鳖就会多得吃不完；如果砍伐树木也按照时节规律，那么木料就会用之不绝。粮食和鱼鳖类吃不完，木料也用不完，那么老百姓对养家活口送葬等就没有什么不满。百姓对养家活口送终葬死没有不满，这就是王道的开始。在五亩大的宅院里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绸衣服了。鸡、狗、猪等家畜的饲养不错过繁殖的时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上肉了。每户人家百余亩耕地，不耽误他们的农时，那么几口人的家庭就不会挨饿了。认真办好学校教育，反复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等伦理教育他们，那么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至于用头顶或背负重物在路上行走了。老年人有丝绸衣穿有肉吃，一般百姓不挨饿不受





冻，做到这种程度还不能使天下归服，那是从来不会有的事。可是现在呢，富人家的猪狗吃了人的粮食却不加以制止，路上躺着饿死的人，却没有开仓赈济灾民，老百姓饿死了，还推托说：‘这不是我治理的问题，是年成不好。’这种说法和拿着刀将人杀死了，却说‘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有什么两样呢？大王您如果不怪罪年成不好，而认真从自己的治理方面找原因，那么别国的百姓就会来归顺了。”

四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译文◎

梁惠王说：“我很愿意接受您的教诲。”孟子回答说：“用棍棒杀人与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孟子说：“用刀子杀人和施行暴政而置百姓于死地，两者有区别吗？”惠王说：“这也没有什么区别。”孟子于是指出：“现在您的厨房里有肥美的肉食，马圈里有膘肥体壮的马匹，可是百姓却面黄肌瘦，许多人因为饥饿而暴尸野外，这实在是统治者让禽兽去吃人！让兽类自相残





杀,人们尚且觉得可憎;可是现在作为百姓父母官的人,主持政事时竟然不能避免禽兽吃人的现象,又算什么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说:‘第一个制造陪葬用木偶土偶的人,大概要断子绝孙的吧!’他说这话就是因为‘俑’很像人形却用来陪葬。连这种行为孔子都感到愤慨,又怎么可以使百姓因受饥饿而死亡呢?”

五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乃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 译文 ◎

梁惠王对孟子说:“咱们魏国是天下无比的,这一点您是知道的。可是到了我执政时,在东方被齐国打败,我的大儿子战死了;在西方被秦国打败,丧失了七百里疆土;在南方又被楚国所辱。这使我感到羞耻,我发誓要为我国所有的阵亡将士报仇雪耻,您看怎么办才能成功呢?”孟子回答说:“一个国家的疆土即使只有纵横百里,也可以使天下归服。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轻刑罚,少收赋税,让百姓有时间深耕细作,及时除草;使年轻人利用闲暇时间学习,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



孟

子

培养他们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待人诚实、恪守信用等品德；在家里用之侍奉父母兄长，在外面则用之尊重上级，如果这样，即使让他们手持棍棒，也足以抗击身披坚固铠甲、手持锐利武器的秦、楚军队了。秦、楚那些国家征兵备战，耽误了农时，以致于百姓无法耕种以养活父母。他们的父母饥寒交迫，兄弟、妻子、儿女离散到四方。秦、楚的君主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大王如去讨伐他们，还有谁能来抵抗呢？所以古语说：‘施行仁政的人天下无敌。’请大王对此不要再怀疑了！”

六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译文◎

孟子谒见梁襄王。出来后，孟子告诉别人说：“梁襄王这个人，远远打量，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看也看不到令人敬畏的气势。他





突然问我：‘天下怎样才能安定？’我回答说：‘天下统一就能安定。’
‘那么谁能统一天下？’我又回答说：‘不随便杀人的国君能统一天下。’
‘谁能跟随他？’我回答说：‘天下没有谁不跟随他。您知道禾苗生长的情况吧？如果七、八月份久旱不雨，那么禾苗就会枯萎。如果天上乌云翻滚，并降下滂沱大雨，那么禾苗就会生机勃勃地生长。像这种情况，有谁能抵挡得了？现在天下的国君，没有不随便杀人的。如果有哪位不随便杀人的国君，那么普天之下的百姓都会伸长脖子盼望着他了。果真能这样，百姓归附他，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湍急迅猛之势谁能抵挡得了呢？’”

七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牀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的不忍也。”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

子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觫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